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續兒女英雄傳 第五十八回 欽差審案四遠名揚 活佛昇天一朝事敗

話說鐵頭陀屢次蹈險，及至承壽寺被圍，萬無生理，不料又有兩老者前來搭救。大家逃出重圍，歐鵬懇請大家到清水寨暫避幾時，再作打算。大家應了。誰想到又出了意外之事。原來鐵頭陀一時應了替張七報仇，屢屢行刺不成，往來奔波，又是後悔，又是惦念自己羊角嶺，病機已伏。近日勞碌驚恐，想起當日在青蓮寺享福，何曾受過這般苦楚，不覺病上加病，又添外感，益發沉重，已是行走不得。大家著急，又恐調大兵來追。大家只得留下，齊明陪伴他，找了個僻靜小店看病。法明等同了歐鵬往清水寨去了，皆不在話下。且說安大人破了羊角嶺，擒了張七，拔營起程，班師回省。

因顧師爺來信云：「鐵頭陀近日在省城行刺不成，正在擒拿，恐大人回省，把他驚走。」故此緩緩而行。這一日已離省不遠，顧師爺到來，講說鐵頭陀得而復失之事，並云：「天意不該他絕，仍須大費周折。」二人又談了會子近日公事。安大人道：「賊盜之事，功已得半，至於詞訟之事，大約日後不少。只因在外用兵，無暇料理。恐此番進省，遞呈者必多，非用心聽斷，使人折服不可。」顧朗山道：「聽訟一節，實不容易。」安大人道：「上刑適輕下服，下刑適重上服，有《呂刑》一書，可作法則。再加以色聽、氣聽、情聽、神聽，理所不通，通之以情，情所不通，通之以變，變所不通，通之以誠。至於偵訪疑難，亦用得著。如此，或不至茫無頭緒。」顧朗山道：「空說自易，實作則難，惟以為難，方無枉縱。若見為易，不免失刑，至於上刑適輕下服，即有過無大之意，此甚可從。下刑適重上服，即刑故無小之意，似不可泥。恐以下罪而服上刑，稍失於濫耳。」安大人點首稱是。二人談至更深，同榻而眠。

次早首府來接，備著八人大轎，旗鑼傘扇，清道飛虎，執事紛紛。又有武官將弁，頂盔貫甲，帶著兵丁站班，再加上馮小江、趙鵬一對，郝金剛、週三一對，韓七、謝標一對，陸葆安、褚一官一對，俱是本身頂翎冠帶騎馬，兩邊護持，鑼聲震地，喝道喧天，實實尊嚴無比，威武可觀。午後，安大人到了衙中，進內見了舅太太，珍姑娘也接出來。又檢點行裝，在半路已接了無數呈詞。至次日拜客行香，一路攔輿告狀者又不少。

當日晚上，在書房將狀詞批了十數紙，始行歸寢。

顧朗山自己思忖：「東家年少，才能就算好了，只不知聽斷何如？且看看他批的呈子怎樣。」及看了各呈批語，俱如老吏斷獄，洞中察要，不覺吐舌。再看到一紙，首胞兄逼奸鄰女一呈，批云：「逼奸之有無不可知，兄弟之名義不可絕。律載告期專長雖得實，杖一百。仰濟南府將原告提案，折責四十板具報。其牽連鄰女，事屬曖昧，消案不行。」又一件係告父妾欺父年老，抵盜家財之呈，批云：「家財乃汝父之家財，汝父不禁其抵盜，即非抵盜矣。本應坐誣，姑念愚民，比照子孫違犯教令，律杖一百。仰首縣折責具報。」又有許多呈子，批語皆無不合。或准或不准，各有見解。朗山看了，心甚佩服。

次日安大人坐堂審案，朗山已服其批呈，尚未觀其審案如何，故急急吃了早飯，藏在二堂的暖閣裡。只見安大人升堂，兩旁皂役威武已畢，叫先帶第，一起假女賴婚一案。原告周鏡涵，是個秀才。被告李治書，是個布理問銜。假女是乳母之女。

安大人問過口供，喚李治書上去，喝道：「女果不假，便是你親生之女，豈肯自認爲乳母之女，誣證親父。據汝婿說，是因資太薄，無有媵婢，遂起疑心，用酒哄醉，盤駁出來。這是真情。你雖能言，無從置辯。本院如今只問你：願打願罰？若願打，只一夾棍，四十大板，將真女交出，斷與周生成婚；願罰，出八百兩銀子，補還妝奩。問你女兒，如不願改嫁，仍歸周生爲正妻；如願改婚，則任其你另行擇配。」李治書連連磕頭，道：「治生情願受罰，但女兒亦情願改婚，只求大人開恩，准其另配。」安大人道：「必須你女兒當堂供出，難聽你一面之詞。」當時發出硃簽，立刻喚真女到案。

須臾喚至，八百銀子亦隨著呈堂。安大人問真女道：「可願嫁周秀才不願？」真女回答：「不願。」安大人道：「你不過嫌這周秀才家中貧寒，恐其難以度日。如今有了八百銀子，也就不算窮了。況他是個秀才，豈無髮達之日？怎麼還不願意呢？」真女道：「坐吃山空，八百銀子也有用完之時。他前年曾來我家祝壽，衣衫襤褸，氣得人要死。我已立誓不願嫁他的。如今又先娶有奶母之女，添一氣塊，怎還肯嫁他？若說這等窮鬼都會發達，那日頭真要往西邊出來，世界就要混沌哩。」安大人大怒道：「你竟敢這等回復本院！本院只認是你父親主意，所以喚你當堂質對。誰知竟是你的見識！你嫌他是窮鬼，且教你做一個苦鬼。」喝聲「拶」，便是一拶二十敲，真個喊告連天。吩咐帶下去。

又把周鏡涵叫來問道：「我看假女容貌不俗，不知德性何如？」周生道：「德性也還不錯，是個懂道理的人。」安大人點頭道：「娶妻娶德，那真女相貌太薄，不像厚福之人。本院豈不能立押真女仍爲你妻，但恐他不肯同你安靜度日，反爲你之累。你領這八百兩銀子回去，即以假女爲妻，不必復戀此無情潑賤。從此置點產業，勤儉過活，發憤讀書，一朝發達，教他父女看看，令他後悔，方知日頭原有西出之時也。」周生連連叩首，泣涕道：「大人言言金玉，生員日後若不認真唸書，以圖上進，不特爲彼父女料定，亦深負老大人、天地、父母之心，死有餘辜矣。」含淚而退。那顧朗山在暖閣後面不住的點頭。這堂下聽審眾人，亦各佩服。又問了三四起，都問得確當不易。從此遠近傳說，大有龍圖再世之名。後來又審出數件無頭冤枉，竟有千里來告狀者。這是後事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顧朗山由暖閣回到書房，見了眾幕友，傳說一件，稱快一件，贊美一件，並云：「東家好處肯自己收呈，自己批呈。」

孫靜峰道：「老朽忝佐刑幕垂三十年，所見東家有折獄之才者已經不少，但都在提審時識微知著，於收呈前後並不留心體察，不過假手幕友批判，往往以批語已定，膠守成見，遂至審出情偽，與原批矛盾，不免故意遷就，必有因而誤事者。」

大家議論一番，又因鐵頭陀走脫，雖是來的兩老者武藝太大，究竟官兵不精，所以懸牌示期看操。又寄信與田大人，定賞罰之格：石三百斤，三箭中一，十矢隔半，跳躍至七尺，俱合式者賞，有一件合或者免罰，全不合者罰。賞滿十分，該管官提升。賞六七分以上，罰三四分以下者，賞功牌。賞罰各半者免參。賞四罰六者咨部議處。賞三以下、罰七以上者提參，分別降革。後寫著一行云：「若按此格以行賞罰，恐至有罰無賞，莫如稍貶其格，使人易從，請足下酌之。」田大人回信云：「現在武備懈弛已久，即按原定賞罰之格，使人知懼而勉成，勁旅庶可所有大功矣。大人切勿從寬。」至操演之日，多不合格，大約各省精壯兵弁甚少，又加以冒吃空糧，甚而十缺其四五。東省因怕安欽差風力，故急急招募，補之足數。但俱是市井無賴，未經操練，如何能合格？安大人切實曉諭，加緊操演，各營稍有起色。從此軍容肅，詞訟清，聲名大震。京中烏中堂也知道了，在聖上前頗保舉他。安老爺來信也甚嘉獎。安大人連忙恭恭敬敬，備細寫了稟啟家信，並給老師回稟。自從回省半月，並無一日空閒。

忽一日，接連收了兩張呈子。一張是本省城南北村子人張永丟了一女，名喚小蓉，年十七歲。因北關聽戲，天晚未回，尋找了十幾天，不見影響。一張是泰安縣崔家莊崔長順丟了兒媳，年十九歲，娘家在陽穀縣城北，姓劉。三月底娘家娶兄弟媳婦，他哥哥接他回家，至今未曾送回。教人去一問，說是已經送回來了。一邊要女孩兒，並且把個大兒子也丟了；一邊要兒媳，兩親家打起官司來。安大人收了呈子，就找顧師爺說：「兩張呈子必是一人所為，恐有惡霸搶奪，凶僧隱藏等事，或是拐逃。」顧師爺道：「我平羊角嶺時，曾聽見周得勝四人在道路中說，有個承福寺肉活佛顯聖捨藥，郝金剛等要去看個實跡，週三恐誤事，攔住他們。他四人說過，何妨叫他四人來一問。」安大人道：「我也恍惚聽見他說過，有個承福寺。」

於是忙叫人傳周得勝等問話。不一時，四人一齊來到。安大人道：「近日有兩個遞呈子的，一個丟女孩，一個丟兒媳。據我猜疑，恐於承福寺有些牽連。再者你們在西關未拿住的法明，也恐是下黨。」顧朗山在旁點頭道：「不錯，不錯，有理，有理。可命周得勝、郝金剛二人，帶健役二十名，捕快八名，並給他二人令箭一支，填寫批牌，即速起程。若須添人，或非調兵不可，速速寄稟，以便再爲添派。」

局得勝、郝金剛遵命，於次早束裝登程，一路無話。到了承福寺不遠，住在當日住過的店裡。週三吩咐健役等，只在店裡守候，不可漏泄風聲。與郝爺一同除去軍官打扮，換了便衣小帽，窺到承福寺來。但見寺門前貼著告示：為五月十五日戌時，本寺和尚坐化，報告諸山屆期齊集，送佛歸西。週三、郝爺二人看了，便進寺裡察探。見男男女女挨肩擦背，俱是拜佛燒香的，熱鬧非常。週三向郝爺便了眼色，二人分路趁鬧裡往大殿及各房四處窺看，但見門戶重重，房廊疊疊。年長的頭陀與和尚，人人皆腦滿腸肥；年少的侍者及沙彌，個個盡容光面嫩。郝爺隨著大眾擠到一個所在，是五間大廳，正中一間高高擺設禪座架起法壇，有一丈多高，四面都圍著朱漆欄杆，擋住閒雜人，不許進去。正面供著一個大香爐，香煙繚繞，往上直噴，把幾間屋子迷漫散佈，如在雲霧之中。爐旁有十幾個大盤籃與大筐籠，堆滿了香錢。這地下橫七豎八的許多男婦老幼，趴著磕頭。壇上饒鉞喧天，香錢佈施。許多僧人宣經念佛，那禪坐上一個和尚合掌趺坐。又往那邊一看，週三也在那邊與一個人說話。原來週三問了人，知道禪座上的和尚就是十五日坐化的那個和尚。二人因留心在那煙霧嘈雜之中定睛細看，雖是模糊不清，覺那和尚有愁慘之容，知道其中有異。